

趙之謙畫集

●中國畫名家作品粹編



中國畫名家作品粹編

趙之謙畫集
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
中國畫名家作品粹編

趙之謙畫集

編 責任編輯者
錢君匱 王肇達
裝幀設計
聿文 迪尚
出版・發行
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
製經銷
全國新華書店
版
深圳彩視電分有限公司
印刷・製本
香港海洋電分有限公司
中國環球（蛇口）印務有限公司
開本・印張 三七〇×二六〇毫米 七
版次・印次 一九九一年五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書
ISBN 7-5340-0271-0/J·231

序

趙之謙（一八二九年——一八八四年）是我國近代的一位很有成就的藝術家。

他出生在浙江省紹興府會稽縣（今紹興市）的一個破落的商人地主家庭。在他的青少年時代，曾先後發生了兩件大事。一件是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鴉片戰爭；一件是太平天國農民革命運動。自從一八四零年的鴉片戰爭以後，中國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。他家裏原先很富有，藏書很多，後來逐漸破落了。

趙之謙從他的青少年時代起，就刻苦地進行學習。他除了學習詩文，還旁及書法、繪畫和篆刻。這一段窮困的時期，使他成為受苦人中間的一員，才能够瞭解社會下層情況，可能他後來做地方官的時候關心民間疾苦，與此也有關係。他曾致力於段玉裁、王念孫、王引之父子、莊述祖和劉逢祿諸人的著作，從而上溯漢儒的經學，以及文字訓詁和金石考據之學。他治學的途徑大致同龔自珍（定庵，一七九二年——一八四一年）相近。後來他撰寫《補寰宇訪碑錄》（成於一八六四年）和《六朝別字記》，可知淵源有自。

他的繪畫善於運用傳統筆墨，寫實同寫意相結合。就繼承上說，可算是接近揚州八怪，遠紹朱耷、釋道濟，乃至徐渭、陳道復。他固然擅長花卉，但也能畫人物和山水。他在二十歲前後就畫山水，風格與新安派相近，這方面也可能從包世臣得到啟發。留傳下來的山水作品雖然不多，但都不是一般化的。如《積書巖圖》皴法的真實感很強烈。又如為戴望所作的扇面，樹不見根，山不見腳，既無平地，亦無港汊。題跋說：『此畫家所謂無理畫也。然登山極頂，往往遇之，奚宜決以理哉？』無理之理，說明他對不落常套的重視。

他的花卉畫最為人們稱道，較為突出的是經營位置，獨具匠心。如八尺對開的《黑石紫藤》巨幅，以畫面的上半部約達四尺的面積幾乎給一塊大而且黑的石頭塞滿了，祇以幾筆幼藤嫩葉和一行濃重的款識穩定了似乎是頭重腳輕的構圖。另一幅題着《太華峰頭玉井蓮》的白荷，主要部分花和葉乃至款識都集中在畫的上半部，而支持花和葉的三條荷梗，長到四尺以上，都是以一筆出之，勁挺有致，可以看出他的功力。看來他的粗筆花卉筆墨之所以能够引人入勝，是與他的精湛的書法技巧分不開的。在巨幅《墨松》的題識中他說出了自己的藝術手法：

『以篆隸書法畫松，古人多有之，茲更間以草法，意在郭熙、馬遠之間。』

運用書法趣味，主要結合造形，其作用在於加強藝術感染力，而不是單純追求趣味。他雖然長於粗筆，他並不忽視工筆，如巨制《三色牡丹》，利用了鈎花點葉體把雙鈎和沒骨兩種技法和諧地結合起來，使人不致於有突兀之感。這可能受到華嵒的影響。他畫石頭，每一鈎勒，謹嚴而又峻勁，是在陳洪綬的筆法上加以發展。如《湖石白蓮》圖即是其例。又如題為《桂樹冬榮》的一幅桂花，大膽地用焦墨鈎勒皴擦，復敷以淡墨，既符合造形要求，而斑駁富有韻致，耐人觀賞。他說過：『學南田畫，難得其拙逸，徒事秀媚，便失宗旨。』他的宗旨所在，也就不難理解了。至於渲染設色，無不濃艷明朗，層次複雜，對比強烈。真是筆酣墨飽，淋漓盡致。他善於用紅（胭脂）、綠（青與黃的間色）、墨三種重色，善於從衝突中求協調，這對後來的吳昌碩和齊白石都有相當的影響。

在題材上，他也作了很有意義的發展。他曾經先後住在溫州、福州等地，見到很多亞熱帶和來自熱帶的奇花異卉。如《芭蕉黑石》、《鐵樹雜花》。給花卉的描寫增加了不少新的品種；他又把題材擴大到日常接觸的菜蔬，如地瓜、蘿蔔、蒜頭、白菜之類，使畫面更加親切有味。如他所寫的《甌中物產圖卷》和《異魚圖》，還反映了當時當地的經濟生活。

不論書法、篆刻或是繪畫，他在意境上，筆墨上，經營位置上，以及取材上，都有自己的風格，以花卉畫而論，其成就之所以超出同時代的專業畫家，固然是由於他有藝術的才能，對大自然有深厚的感情，並善於向前人甚至同時代的人學習，更主要是由於他有敢於創新，敢於從俗的藝術思想作指導。就象他敷色慣常用大紅大綠，一方面固是適應造形的需要，一方面濃艷正是民間所常用的、所喜愛的色彩；而這恰恰又是同文人畫家所津津樂道的淡雅相對立的。又如認真學習北碑，引用戰國錢幣、詔版，鏡銘和封泥入印，這裏北碑、錢幣、鏡銘和封泥等文字除了雄厚峻拔、流利生動，還有它的積極意義：北碑大多是無名書家的手筆，別字極多，幣、鏡和封泥也未必出於書家之手，又多異體。《六朝別字記》之作，顯然是有意識地同《必律字無破碎，令不得增減》立異。又如印文《漢後隋前有此人》，用意就不是那麼明顯了。南北朝既少碑刻，恐怕他的真意所在是北碑，這樣說起來，就會有破晉唐的意味了。從這個意義上說，學習無名書家以及別字，就決不能說僅僅是轉益多師，而是既創新又從俗了。

趙之謙在藝術創作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。巧妙地掌握了通感。講究筆墨，既善於運用書法入畫，又通書畫之法於刻印，因此他才有可能說，《古印有筆又有墨，今人但有刀與石》，可知筆墨是指表現力和意境而言。凡是前人闡說書法或繪畫乃至詩文的美學觀點，諸如虛實、向背、隱顯、疏密、剛柔、奇正、開合等等，他總是圓滿地以之運用於書法、篆刻和繪畫上。小之如寸以內的印章，大之如尋丈的畫幅，無不成功地體現鄧石如的『字畫疏處可以走馬，密處不使透風，常計白當黑』的卓越見解。正因為他能够融會貫通，使書法、篆刻、繪畫三者相互為用，因此他的書法（尤其是正書）具有強烈的裝飾風味。他說：『畫家拙與野絕不同，拙乃筆墨盡境』（《章安雜記》）；對篆刻要求『最平實家數中』轉到一個『茂』字，『息心靜氣，乃得渾厚』，使人聯想到包世臣對書法的要求正是茂密和渾厚。與包世臣同時的周濟說，畫家宋端已推衍包氏論書要有『峻、灑、中實』之意，論畫要有『疾、灑、活』。用他自己的話和宋氏的說法來衡量他自己的作品，大體是合適的，雖然有些作品不一定完全達到這些標準。

錢君匱
一九九一年三月節寫《趙之謙論》於上海

畫目



一 歲朝圖軸

二 紫鳳綰綬圖軸

蒼龍振繩紫鳳綰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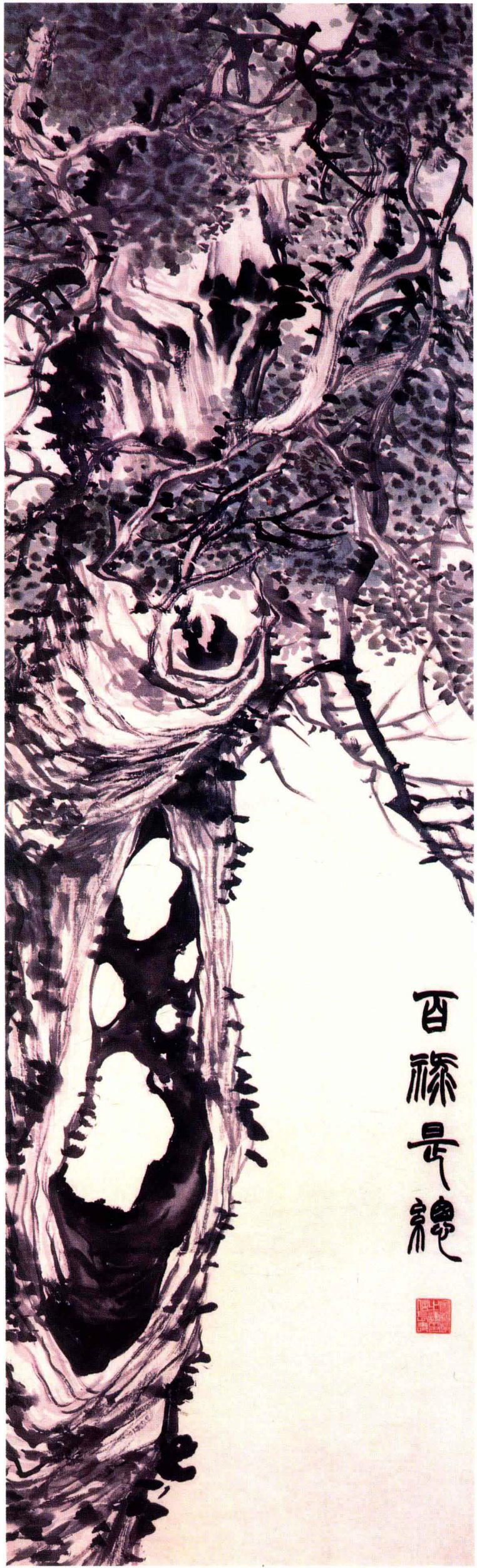


三 鐵樹雜花圖軸



或騎驥驥弱鳳皇南櫞老人應壽昌

朱雲鈐印



四

百祿是總圖軸

五 芭蕉黑石圖軸



甄林迦寶光照大千
辟支佛隣不知其年



六 石林花卉圖軸

七 蘆花芙蓉圖軸



八

九重春色圖軸（局部）







九

以介眉壽圖軸
（局部）

